

鬼话连篇

GUIHUA LIANPIAN

一场诡异的“百夜”游戏，四个经历奇特的女孩，
一座充满灵异的宿舍楼，
一百个鬼故事后，等待她们的将是什么？

百夜

◎ 夷梦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百夜

◎ 梦夷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夜 / 夷梦 著. 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06.12
ISBN 7-5317-2053-1

I.百… II.夷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3774 号

鬼话连篇(第一辑) 百 夜

作 者/ 夷梦
责任编辑/ 李庭军
出版发行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
网 址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/ 150010
电子信箱/ bfwy@bfwy.com
经 销/ 新华书店
印 刷/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/ 850×1168 1/32
印 张/ 20.56
字 数/ 500 千字
版 次/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/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/ 48.00 元
书 号/ ISBN 7-5317-2053-1

目 录

引子	01
【故事一】	
现在几点	04
【故事二】	
电 话	09
【故事三】	
白花旗袍	16
【故事四】	
溺 水	22
【故事五】	
红 玉 簪	26
【故事六】	
寝室里的画	31
【故事七】	
806的灯	37
【故事八】	
死 眼	42
【故事九】	
海 妖	49
【故事十】	
血 婴	56

鬼话连篇

百 夜

【故事十一】	楼道里的跳绳声	62
【故事十二】	孵 化	68
【故事十三】	天 眼	78
【故事十四】	为虎作伥	86
【故事十五】	噩 梦	92
【故事十六】	点睛(上)	99
【故事十七】	点睛(下)	108
【故事十八】	阁楼怪谈	116
【故事十九】	第 三 格	122
【故事二十】	地下室的照片	127

鬼话连篇

百 夜

【故事二十一】		
	人间鬼话	136
【故事二十二】		
	D 大厦	143
【故事二十三】		
	美人草	149
【故事二十四】		
	人骨沙漏	158
【故事二十五】		
	阳台上的红外套	166
【故事二十六】		
	古董娃娃	172
【故事二十七】		
	鬼 树	182
【故事二十八】		
	杀 妻	188
【故事二十九】		
	真实的恐怖	193

引子

六月八日下午,高考终于结束了,我从阴暗的教室里走出来,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粉红色的。秋高气爽,云淡风清,炼狱般的高三终于结束,同学们的表情近乎疯狂,都聚集在操场上将手中的书撕成碎片,往天上扔去,漫天都是白色的纸片。

杨岚去回背包穿过操场,已经落了一身的“白雪”,看来同学们都被压抑得太久了,一旦爆发,就一发不可收拾。虽然也承受了长时间的压力,但她不屑这样的解压方法,对她来说,这样简直就像个疯子,根本不符合她的性格。

就在这个时候,她的背包震动起来,同时传出悠扬的歌声,是动人的《卡萨布兰卡》。杨岚心里一阵激动,连忙将手机拿出来,那是一只十分小巧的粉红色手机,上面贴着一些可爱的卡通贴片。

“喂。”一打开手机,室友方蓝那如河东狮吼般的声音直冲杨岚的耳膜,杨岚眉头一皱,连忙将手机和耳朵保持10厘米的距离,“杨岚!快点回来,我们都等了你好久了!你是不是死在外面了?”

“大姐，才刚刚考完好不好？”杨岚无奈地面对她的指责，“你们可是在外校考试啊，这么远的距离，你们不会是飞回来的吧？”

因为考场严重不足的缘故，学校安排了一些同学去附近的高中考试，她们寝室只有杨岚一人留校，没想到这几个室友竟然会比你早回来，这些家伙，学习不积极，玩的时候快得像风一样。

“总之，限你十分钟之内立刻赶回来，否则罚你做一周的清洁！”方蓝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完，啪的一下关掉电话。杨岚顿时无语，高考都结束了，明天她们都得回家，哪里还用做清洁，这丫头，智商果然有问题。

摄于方蓝河东狮吼的恐怖威力，杨岚只得拿出奥运选手为国争光的精神，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寝室。

刚一开门，就看见三个室友满脸兴奋地坐在桌子旁，房间里的书已经搬得差不多了，干净的木桌上放着一只大块头的手电筒和一堆零食。

“杨岚，你总算回来了。”说话的是一头鬟发的白娅，“我们等你很久了呢，准备好故事没有？”

“真的要玩“百夜”游戏啊？”杨岚有些为难地说，“我们到哪里去找一百根蜡烛？”

所谓的百夜游戏是一种招魂游戏，在房间里点上蜡烛，几个人聚在一起讲故事，每讲完一个就吹灭一支蜡烛，直到所有蜡烛都吹灭，随后就会出现很恐怖的事情，至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没有人知道。

“没看见这只手电筒啊？”小风拿起手电晃了晃，说，“就用这个当作蜡烛，讲故事的时候开着，讲完就关掉，算是吹灭一枝蜡烛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别耽搁时间了。”方蓝站起身来，拍了两下手，“赶快开始，为了这天我们都准备了将近一个月了，不许有反对意见！”

杨岚无奈地翻了个白眼，看来今天她想反对也是不可能的了，

既来之则安之吧。

“我很期待啊！”小风满脸憧憬，“讲完故事之后我们真的能见到鬼吗？”

“你还真相信有鬼啊，”杨岚拿起一包薯片，抓了一把塞进嘴里，丝毫不顾及自己的淑女形象，“你这十几年的唯物主义教育白受了？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”小风一本正经地道，“俄国有位科学家对老鼠做过实验，在老鼠生前为它称一次体重，死后又称了一次，发现两次的重量差了0.0023克，这死后少了的体重很有可能就是灵魂的重量。”

“没错。”白娅说，“一位德国科学家也做过类似的实验，他们将蜡融在一个玻璃容器里，等蜡完全凝固后将它剖开，发现里面有一个手印。这个手印绝对不可能是在凝固过程中由人为造成的，因为无论如何小心，只要是人，都不可能在蜡凝固之后从中抽出手来，而不破坏蜡块的表面。”

“这些实验你们都亲眼见过吗？”杨岚说，“恐怕都是听说的吧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况且有时候人们亲眼见到的东西也未必是真的。别忘了，你们可是受了十几年的唯物主义教育。”

话一说完，她就立刻遭到了几个大大的白眼，方蓝将手里的一个空零食包扔在她头上，怒道：“居然敢泼我们冷水，反了你了。这第一个故事就由你来讲！”

杨岚觉得自己真是进了狼窝，没办法，只好托着下巴想了想，说：“那我就先讲个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吧！”

故事一：

现在几点？

那是去年夏天，我奶奶生了重病，住在县人民医院。叔叔姑姑又都有工作，不能陪床，就请了一个专门在医院里帮忙照顾病人的婆婆来照顾奶奶，而我们几个小辈，就每天晚上去看望奶奶，顺便给奶奶带些水果糕点。

记得那天晚上天黑得特别快，浩瀚的夜空漆黑一片，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。我打了个车到医院，住院部在门诊部的后面，中间隔着一个巨大的花坛，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花。按理说这么热的天气无论什么花都经受不住，我家阳台上的月季都卷曲成一团，焦黑昏黄，看不出一丝妩媚来。可医院里的花却开得特别盛，一簇一簇，杜鹃、月季、波斯菊，将整个医院衬托得分外的整洁美丽。

我站在那栋被鲜花包围着的住院大楼楼下，抬头仰望，却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恐惧和压抑，一丝寒意像蛇一般从我脊背上缓缓地爬了上来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感觉？就像是……就像是摔入了一个千年不化的冰窖，冷入骨髓。

就算感觉再奇怪，奶奶也是要看的。家里人都知道，奶奶得了肝癌，活不了几天了，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这些小的陪在身边。

我咬了咬牙，硬着头皮走了进去。

住院大楼一般都开有冷气，我一进门就感到一股寒气迎面扑来，令我生生地打了个冷战。前台值班的护士是认识我的，一边摆弄电脑一边笑着说：“小梦啊，又来看奶奶？”

“是。”我勉强笑了笑，右眼皮开始狂跳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种预感，今天晚上这栋楼里似乎要出什么事。

“快上去吧，你表姐都来了好一会儿了。”护士似乎在用医院的电脑聊QQ，连头也没抬。

我说了声谢谢，直接走到电梯边，按下一楼的按钮。电梯显示停在四楼，经我一按之后才慢慢悠悠地向下滑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坐在前台的护士突然抬起头，大声说：“小梦，你记着，如果电梯里有人问你时间，你绝对不能说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疑惑地看着她，这时电梯门突然叮的一声开了，我挠着脑袋走进来。心想这护士姐姐今天是怎么了，看起来怪怪的，似乎有哪里不对，但是到底哪里不对又说不上来。

我摇了摇头，不再去胡思乱想，按下了到七楼的按钮。

今天的电梯似乎特别慢，还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，我不禁有些害怕，要是电梯爬了一半坏了怎么办？我岂不是要一个人关在这钢铁盒子里？

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，突然叮的一声，电梯猛地停了下来，门哗啦一声开了，吓得我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进来的是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，脖子上挂着一只听诊器，看见我满脸的冷汗，说，“是不是什么地方不舒服？我

帮你看看。”

“不，不用了。”我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巨大的汗珠，心下暗暗松了口气。幸好进来的是个医生，要是个幽灵我就死定了。

我不禁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可笑，这么多年的唯物主义教育真是白受了，居然相信世界上有幽灵，看来真是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

我突然轻松起来，抬头看了看电梯上的楼层显示器，才发现刚刚停在了二楼，现在正缓慢地往上升。

“这电梯今天是怎么了？”那医生看着楼层之间跳动着的比乌龟还要慢的红色光点，说，“怎么这么慢？九楼还有个病人等我去做检查呢！”

“别急。”我连忙说，“再慢也就几分钟的事情，来得及。”

“约好了八点的，可不能迟到。”他抬起手，看了一眼光秃秃的手腕，有些尴尬地说，“我的表忘戴了，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”

我一震，看着他那张年轻的脸，突然想起进电梯前护士对我说的话，如果有人问我时间，绝对不能回答。背上又传来一丝彻骨的寒意，我打了个冷战，觉得手脚一片冰凉，好久才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……我也没戴表……”

医生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，突然电梯一抖，又停了下来，这次是四楼。

四楼？

我的心停跳了两秒，一个非常不吉利的数字，一个非常不吉利的楼层，难道……

门缓缓地开了，外面站着一个穿着病服的老人，低着头，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医生，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，按下了到六楼的按钮。

“老人家，你得的什么病啊？”医生似乎很健谈，刚刚的失望一

扫而空。

“肾结石。”老人盯着他，很久才说。

“老人家，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”又是这个问题，我不禁哆嗦了一下，冷汗又从额头上密密麻麻地渗了出来。

老人没有回答，看医生的眼神却有些异样。这个时候我才开始仔细打量这个老人，他似乎已经很苍老了，满是皱纹的脸上长满了老年斑，头发也所剩无几。这样的老人在医院里还是很常见的，不过肾结石对这么大年纪的老人来说恐怕有些吃不消吧？

“现在……八点……”

我一惊，上电梯前我曾看过挂在大厅的时钟，上面显示的时间是七点半，这不过几分钟的光景，怎么会是八点？

“什么？已经八点了？”医生显然着急起来，盯着楼层显示器里上升极度缓慢的光点，气急败坏地说，“这该死的电梯！居然这么慢！迟早得误事！”

我没有说话，其实我的心里比他还要着急，现在的气氛实在太诡异了，就像一场噩梦，这间电梯我是一刻也不想待了。

六楼终于到了，老人拖着缓慢的步子走了出去，不知为什么，我竟然没有跟出去。望着那个老人的背影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。

我竟然感觉不到他的生命气息。

接下来的几秒漫长得像过了一个世纪，终于，光点停在了七楼。电梯门一开，我就像逃难一般跑了出来。没跑几步，我鬼使神差地回过头，看到医生那张苍白的脸正一点一点被合上的电梯门遮住，这个时候我才发现，他的脖子上有一块青色的斑。

尸斑！

当这个名词出现在我脑中时，我觉得全身的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，连忙向奶奶的病房飞去，速度快得惊人。

我砰地一声撞开房门，表姐正在给奶奶削苹果，看见我面容惨

白的模样不禁吓了一跳，说：“小梦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……”这样奇怪的遭遇我该怎么向她们解释？

“电梯……”

“电梯？”表姐看着我，奇怪地说，“电梯不是坏了吗？”

电梯坏了？我差点跳起来：“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什么刚才护士没跟我说？”

“护士？”表姐的神情更加古怪，“你是说前台的张护士吗？她今天下午出车祸死了，你不知道？”

我的脸彻底变成了白纸，她死了，那我刚刚看到的人是谁？

“砰——”

一声巨响划破寂静的夜空，表姐放下手中的苹果，惊讶地跑出去查看。外面人声鼎沸，几乎所有病房的人都出来看热闹了，从他们的话中我隐隐听到“电梯”“坠毁”等词，但我始终没有出去，只是紧紧握着奶奶的手，全身瑟瑟发抖。

那个时候，墙上的钟正好显示晚上八点。

第二天我才知道，电梯因为缆线断裂而坠毁了，人们在电梯间里发现了一具穿白大褂的尸体，奇怪的是那具尸体死亡至少有一天以上，身上满是青色的尸斑。

与此同时，住在六楼病房的一位老人也于昨晚八点整死亡，死因是肾结石。

“怎么样？”杨岚看着几个室友脸色煞白，有些沾沾自喜，她将吃光的薯片包装袋往旁边一扔，反正明天就要走了，不用担心寝室凌乱被管理员骂。

“你居然还敢说你不相信鬼！”白娅怒道，“你都亲眼见过那个东西了。”

“吓你的！谁能证明那天我在电梯里见到的那个医生就是鬼？”

“你不是说看到尸斑……”

“我从来没见过尸斑，当时只不过是凭空猜测而已，说不定只是普通的皮肤过敏呢。人的眼睛可是会骗人的。喂，小风，该关手电筒了。”

小风似乎听故事听入迷了，竟忘了关手电筒。她尴尬地笑了笑，连忙按下开关，淡淡的黄色光芒瞬间熄灭。

“接下来该谁讲了？”杨岚问，随手抓起一包薯条。

“我来吧。”白娅神秘兮兮地说，“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们学校里。”

故事二：

电 话

每个学校都有一些恐怖的传说，例如厕所的最后一格住着幽灵，自习室里遇见漂亮女鬼，电梯的墙上浮现的脸，等等，现在要说的是发生在教师办公室里的故事。

张磊是A大的大一新生，家境贫寒，进校后一直在申请助学贷款，但学校一直拖着，到现在也不给办理。他只得在外面找了个洗盘子的工作，每天晚上去餐馆里洗盘子，一站就是六七个小时，站得腰酸背痛。但他生性乐观，自小又在农村长大，这点苦根本算不

了什么,对他来说,这是极为宝贵的生活体验。

在等待了半个学期之后,张磊终于接到了系办公室打来的电话。那是个天气凉爽的傍晚,他正在寝室里洗衣服,突然电话铃催命一般响了起来,一声大过一声,非常急促。他连忙放下手中的衣裳,将湿漉漉的双手在衣服上擦了擦,奔进屋来拿起电话。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“喂,请问是张磊同学吗?”

“是,我是。”张磊说,“请问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系办公室的教学秘书,我叫杨华,你能不能马上到系办公室来一下?我想跟你谈谈关于助学贷款的事情。”

一听到助学贷款张磊立刻精神起来,连忙答应:“好,我一定马上赶到。”

“那好,我等你。”

张磊放下电话,非常激动,只要拿到助学贷款,他就不必去给别人刷盘子了,可以去找份家教的工作,不仅轻松,还能学到不少东西。

想到这里,他连忙换下身上的脏衣服,穿了一件开学时买的衬衫,在镜子前仔细照了照,拿起材料就往教学楼飞奔。

教学楼离男生寝室不远,就在花园的后面。张磊推开那扇漂亮的玻璃门,走进了教学楼大厅。

教学楼底楼的大厅装潢得非常有现代感,地上铺着光可鉴人的瓷砖,中间一个玻璃柜台上是学校的缩微模型,整体结构非常空旷,平时系里要排演个节目什么的都在这里进行。

相对而言,空旷的地方都会很冷,况且大厅里又铺满了泛着冷光的瓷砖,让人不觉心生寒意。

张磊一进门就打了个大大的喷嚏,他紧了紧衬衣的领口,左拐进了一间电梯。数学系的系办公室是在八楼,长长的走廊里亮着昏

黄的应急灯,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黑糊糊的,看着有些瘆人。

因为以前来过几次的缘故,张磊对这里已经很熟了,直接来到系办公室,里面亮着灯,也许是灯泡的缘故,光线特别的暗。门虚掩着,张磊深吸了一口气,十分礼貌地敲了三下门,等着杨华叫他进去,谁知等了半天也不见回音,他疑惑地看着面前这扇门,办公室里不是有人吗?难道她没有听到?

他抬起手又敲了三下,还是没人答应,只好轻轻推开门,说:“你好,我来……”话说到一半,就硬生生地卡在喉咙里,怎么也说不出来了。

因为那间办公室里,根本就没有人!

“真是奇怪了。”他挠了挠脑袋,不是说好了让我来办理助学贷款的吗?怎么没有人?

“你找谁?”一个男声在身后响起,张磊吓了一跳,转过头,见是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,顶着个将军肚,已经谢了顶,肥头大耳,眼睛却小得像两颗绿豆。

这个人张磊是认识的,他曾经在开学典礼上讲过话,还在系迎新晚会上致过辞,只是张磊对他一直没有好感。

“孙院长,您好。”张磊连忙鞠了一躬,说,“我叫张磊,是来谈关于助学贷款的事情。”

“助学贷款?”孙院长皱了皱眉,说,“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吗?为什么不早点来?现在的年轻人,真是……”

“是教学秘书叫我过来的。”张磊连忙为自己辩解。

“教学秘书?哪个教学秘书?”

“一个女老师,她说她叫杨华。”

一听到这个名字,孙院长的脸立刻就白了,额头上渗出密密麻麻的冷汗,怒喝道:“胡说八道!你再在这里妖言惑众,小心我开除你!”